

年

卷

期

1

1-8

第

第

1:1-8

2:1-6

48.7-49.2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輿論

第一卷 第一期

(創刊號)

本期要目

本刊自白兼告讀者(代發刊詞).....編者(2)

半月隔評

這就能安全後方麼?(克).....審判岡村豈能兒戲?(秋).....(3)
 鄧仲和事件(貞).....隱名之士投機獲利(貞).....(4)

論壇

展開革命與革命的競賽.....余宗范(5)
 戰爭——投機者的賭博.....徐曉邨(6)
 何時方了局(上).....呂克難(8)
 論新幣制話老法幣.....張一凡(11)
 從戰前日本外交的詭詐反覆性
 看戰後可怕的以夷制夷策.....孟憲章(14)

通訊

南京政局索隱(本刊南京特約通訊).....冷漁(17)
 孤島濟南近事(濟南通訊).....丁汀(18)
 軍華的警報(廣州通訊).....巨吼(20)

文藝

蛇型舞(Serpentine Dance)及其創造者.....徐訂(22)

輿論出版社出版



本刊自白兼告讀者（代發刊詞）

在我們發行這份刊物之前，讀者諸君或者正在關心着我們的立場與態度——這是一般讀者通常所要求先弄清楚的。我們願假這個場合，簡單的作一番自白。

我們是在一羣在大學校裏任教或是在社會上從事文化事業的朋友，因為興趣與認識的相投而湊攏在一起。我們辦這個刊物，也具有一些小小的信念，這些信念，是從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中抽繹出來通過理性而獲致的。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理性的向上發展史，人類為要求生存，在全部的歷史過程中，一方面表現為殘酷的鬥爭而另一方面又表現其為親密的互助與合作。但這兩種現象都沒有能把握住人類歷史進展真正的主因。人類求生的慾望，正如其他動物一樣是出諸天賦的本能，而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區別，端在具有超越本能以上的理性，所以能够組織成複雜的社會，並使其不斷的向前開展。今日人類智慧的躍進，已加強其創造與計劃的能力。科學家對於最難控制之物質，已能窺見其掌奧而加以控制與運用，世界乃進入於一全新的階段，這對於思想界的鼓舞真無可衡比，使人類澈底的拋棄了宿命論者的觀念而更加尊重與信賴其自身的理性。為什麼我們不能憑藉我們的自己的智慧去創造一個更理想的社會？為什麼我們不能自主的計劃更理想的去從事創造？譬如在中國，明知世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已過而我們即令想做人家的尼巴都趕不上，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企圖重踏人家的覆轍而且即此都還是夢想？為什麼我們不能安排我們自己的命運，憑着我們自己的理想與計劃去培養未來的新生社會——即亦是社會主義的社會？

我們反對宿命論者硬把中國的前途安排上一段資本主義的時期。我們也反對以過份的犧牲與代價去換取社會主義的實行。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因為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完成，正依賴長時期的辛勤勞働，僅僅憑政治

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如果斷裂了我們的國力推毀了我們的生產，即令在政治上獲得了保障的力量而我們將發現離社會主義之途程更加遙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乃毅然認定和平建設，實為目前自救救國的唯一捷徑；而這和平建設之實現，是可能也應該用政治的和社會的壓力加以促成的——我們的意思是說僅可能的節約武力之使用。而且憑我們的理解，這正是當前整個民族求生存的大方針，我們必轉回這邊。

我們於此特別指出：所謂社會主義，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應該具有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至少也要有此潛在力才配得自稱社會主義。就倫理方面講，應該做到分配的公允，即使不能立刻做到也得要有個比較公允的辦法且能保障其逐漸趨向鵝的。尤是要顧到的即是不不要讓均產的辦法阻礙到甚至于摧毀了生產力，正如同不應該以生產建設為口號而一聽其享受分配之日趨懸殊。這正是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生主義之鐵的界線，也正是社會主義化之最現實的保證。

我們雖然在前面提到民生主義，這並不是我們在幻想或假設現在的某某黨尚有推行這一主義的勇氣與可能。他們的整套作風壓根兒即已背離其總理孫先生的遺教。但是作為一個中國的人民，對於其本國革命領袖遺產之承襲是不會也不應該加以無視的。

我們對於現實國際間美蘇對立與冷戰，深感不安。在雙方為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情況之下，中國對於任何方面的附屬都足以加強這一局勢之惡化而失掉我們民族獨立與生存之依據。尤其可慮的，是我們把美蘇的矛盾搬演於我們的國境之內。我們決不低估蘇聯社會之存在對人類歷史文化之偉大的貢獻，但我們對蘇聯現行之策略路線，則不能無所懷疑。

我們相信為中國人自己打算而只能有助於世界局勢之改進的，不失為每一個中國人所應當信奉的真理。我們願意與讀者諸君共同探求崇高正直之理想，副之以堅定確切之行動，盡時代賦予我們之責任，以迎接光明的未來。

這就能安定 後方麼？

最近行政院頒佈一道命令，就其性質看來，不妨叫做「后方戡亂應行注意事項」。主要四點，其實只有一個意思，鎮住反對

者的嘴。內中第一點，顯然破壞憲法第十條的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從今后，不出入民家了。我們從這裏嚴正指出，這樣子「安定後方秩序」，乃是捨本逐末，十足倒果為因。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今日政府區域學潮工潮的發生，其關鍵不在少數人的「意圖」，而在於社會本身各種政治經濟有了問題。好比一鍋子水，到了沸點必然會滾，用蓋子壓也要溢出來，若使勁過甚硬要壓住，難保不轟然爆炸。今政府不為火底抽薪之計，力求解決困難，反而一味巡邏，豈非倒行逆施，增加問題的嚴重性！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請願訴訟及訴訟之權」。(憲法第十六條)這是今日政府自訂的憲法。當局平時言論輒以「守法」諄諄告誡人民，看眼前的光景，操權的人該先行自我檢討一番了。老實說一句，誰不知當局所標榜的民主憲政，是裝裝樣子擺給外國人看的。今日多數人心頭存存的一點希望，僅僅是議會由假成真，這一點吧。而這一點在我們看來倒不失為「安定」的心理因素。但亦祇是心理因素而已，日子久了，假的面目

充分暴露了，恐怕連最後一點的希望，亦將由失望而幻滅。

為當局訂，安定之道在假民主為真民主。在切切實實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而決非徒事壓抑可以安定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雖是兩句老話，仍是為當局戒！（克）

審判岡村豈能兒戲？

侵華戰犯首魁岡村寧次，八月二十三月初度受審了，審理詳情遍載上海各報。這次的審判，空氣格外輕鬆，並不顯示緊張，審判長一問與被告岡村一答，好像一場話劇的對白，如果不是兒戲，那有這些光怪陸離的現象？

一、檢察官的起訴，并未指控岡村是一個侵略者，祇說他縱容部隊燒殺，有「共犯」罪嫌，滿篇起訴書沒有「侵略」二字，文章做得真美妙。

二、被告岡村有證人四名出庭，替主官洗刷罪責，可惜受侵略之禍的中國人民，沒有一人出庭指控他的侵略罪、屠殺罪、不人道罪等。據說受理那天的旁聽者有七百人，皆以笑臉來看熱鬧，無憎恨、無怨對，缺少一人挺身而出指控岡村的罪行，推翻他的狡辯。七百人，一羣無恥的「支那人」！

三、審判人的訊問，等於不問。如問：「你贊成侵華政策嗎？」明明是一個侵華政策的執行人，竟問贊成不贊成？又如，問「你參加武彙徐州……大會戰嗎？」難道岡村參加與否尚未弄清清楚？這簡直暗示岡村說「沒有參加」藉以

減少他的罪行。如此這般的無聊訊問，過過了七百人，但總不過四億中國人民！審判官不儘失職，且有替被告卸罪之嫌。聰明國審判官，誰能否認呢？

岡村是戰犯，是屠殺中國人其助戰數三十年來的「寬恕」，正義與公理已經在「復大的新報」，今天豈能讓他逃脫法網？軍事法庭這這的「公開審判」，我們對其效果，不啻不表不懷疑。表示抗議。像這樣的兒戲，我們主張受侵略受害的人民，自組法庭來審判他——侵華戰犯首魁岡村寧次。（克）

鄧仲和事件

上海富商鄧仲和的消息，是半月來社會新聞中光怪陸離的大消息；這消息的正反面，充分暴露上海社會的罪惡，行政的醜態。我們簡直相信，人間只會有如此的罪惡和醜態。

事情是這樣的：富商鄧仲和素有一毛不拔之稱，因他不瞭解「救濟特捐」同「救國建國關係之嚴重」，曾經閉門拒見吳市長勸募特捐；後來鄧仲和允諾捐助五百億，意態頗欠慷慨，接着便有朱政文其人，向法院檢舉鄧仲和未捐，鄧仲和的發財是靠日偽起家的。法院尚未判明，鄧仲和的人開始在報紙上駁辯，鄧馬朱為「恐嚇匪」，朱指鄧為「漢奸」。市政府聲明救濟特捐與漢奸案截然兩事，且與市府無關；儘管這樣說，老百姓過敏的神經，總是把兩件事聯成一起看的。怪呀，也在這裏。

我們對於這件事，有幾種看法，既不想鄧又不偏朱的看法。第一、鄧仲和是否「漢奸」，法

院有權發判；爲什麼這四大「漢奸」三年來不加檢舉，今天連面提出控訴？第二、鄧仲和既爲「漢奸」，爲何在光天化日下敢大膽招待記者？對於宋政文不僅反唇相譏，并且大罵宋某爲「匪」，要之「匪」是一種貪婪加上偷竊的一種大盜呀！宋某豈能忍受下去？第三、上海富黨禁止鄧仲和一人；政府獨有名單始終不公佈，爲什麼不讓市民看了上海的富黨究竟是那班人？第四、據說統戰救濟特捐的，尙有權貴顯要，不止鄧仲和一人，假如政府能將名單公佈，讓輿論來刺殺他們，豈非更加順利收效？

東南日報社論有幾句話說得好：「鄧仲和事件充分顯示了上海這個社會的貪婪，無能卑腐朽

的強點。」鄧仲和事件是典型的說明，而整個上海市的貪婪，無能與腐朽，又豈僅鄧仲和一件醜事哉？（貞）

隱名之士投機獲利

政府每次實行經濟措施，或調整利率的時候，「機密」好似春風，關也關不住，就是個人。這次幣制改革，若千種券因滙票稅而投機發財的，想亦大有人在。據八月二十五日申報載：「改革幣制時，某隱名之士，於事先獲有消息，於十九日農理往上海，從事投機，向市場拋售三千萬股永鈔，獲利數千萬。政府業已查出投機者之姓名，決將予以嚴懲。」申報乃官當控制的報

紙，從無「爲匪張目」的記載，想來這個花邊消息屬實無訛的。

值得注意的，這消息說明了幾點：（一）某隱名之士乃居住南京的人士，且能獲取最機密消息之人，此人決非平常人；（二）某擁有三千股永鈔，至少有此最低的資產；（三）某從事投機富有經驗豐富，這次的投機決非初試，蓋可斷言。現在既經「查出」，原將「予以嚴懲」，我們很願意政府公佈「某隱名之士」的姓名，並讓人民公開的來評判，不此之圖，則官方的聲譽與權勢的醜態，交發而並至，這其中必有若干難以告人的蹊蹺。我們拭目以待，且看這件事怎樣罷休？又豈能「震怒」一番以後，再會再見了？（貞）

（本文自第二十三兩轉來）

表演，那青就接受了複愛的提議。那青到了柏林，在複愛所住的旅館裏，被她熱烈的空氣，豪奢的場面所炫惑。複愛在跳舞的時候，那她那青所見到的，因背脊的疼痛，不斷叫人把冰袋蓋在椅背上，去痛。但是當複愛在舞蹈的時候，她一時幻成華麗無比五光十色的花卉，一時幻成起伏落漾真萬變的花朵，旋轉奔騰，升騰閃爍，那青一時被她驚人的天才所攝服，她覺得複愛這類的天才，是無人可以模仿的。她說：「我幾乎被她迷了，而我知道她這種突然爆炸的光彩，

是不會再有的，她幻化成千萬種形像，一一在觀衆前呈現，這確是無法令人置信。這不但無法再有，也無法令人描摹。一切色的變幻，光的滲透，那是她所獨創，她是第一個光色變幻的創始者。當我回到旅舍時，我已經整個被這驚人的藝術家迷透了。」

這是舞蹈家那青對複愛的欣賞與頌揚，至於複愛自己可是很知道自己自己舞蹈的限度，她曾經這樣說：「現在，什麼東西都被法則與傳統所管轄。我既然不守任何舞派的法則而又不追隨任何傳統。我想，你知道我根本不是一個舞蹈家。」

我從來沒有研究過但也不信古希臘的舞蹈家曾經研究過如何動他們的腳。而只是用他們全身舞蹈——用他們的頭，手臂，身體與腳。我相信他們研究如何從舞蹈傳達給人的印象更多於研究實際上的舞法。輕輕她的批評家，以爲用不齊人，只要有一行小機器就可以產生與她同等的效果，這自然是過刻之論。可是羅依複愛的成功多有賴於她舞的工作則是事實。她有小型的舞台模型，做她種種實驗。其複雜的燈光器械是由她兄弟們掌管的，她兄弟們幾乎整天在實驗室，創造與改善新的效果。她同樣細心的去留心服裝的設計。一切她們都疏忽！

地保守秘密。她母親是正當同她在的一起的，當她下戲場時，她母親就把她擁藏在一個黃色的大衣裏。有些衣服常常分塊的交給藝術家去畫，共她們工作的藝術家無從知道他們的工作用於何處。羅依複愛享名足有有三十五年，她是一個藝術家，但也許不是真正舞蹈家，是一個光的藝術家，她最光的魅影。哥德在病終時傳說就是叫喊著：「複呀，更多的光。」而根據複愛的好友及經理勃羅許小姐的記載，當羅依複愛在視察機欄的臨終時她也是不斷地低語著：「光呀！光呀！」

論壇

展開革命與革命的競賽

余宗范

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正趨向於一個轉捩關頭。

正如時論所稱是個「貞元交會」與「承前啓後」的時期。在這一個時期中，一切盲從的迷信的獨斷的教誨都將成爲過去，無論政治的經濟的現狀都隨着

要求有澈底的改變。這一種「變」的要求，是大家爲求生存之理性的表現。舉凡一切封建的陳腐的自私的力量，不論其目前如何頑強，終將被這一時代的偉大要求所崩潰。這一要求乃滅亡之偉大，到可以用「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兩句古語來加以形容。

記得樊弘先生在觀察週刊四卷七期裏發表過一篇論文，題爲「只有兩條路」。大意在說明只有有產者與無產者革命與反革命的兩條路，樊先生如果純粹站在史太林領導下國際共產主義者的立場而立論，則我們自屬無可置喙，如果作爲一個中國人，站在中國人民革命的立場來觀察，則其極端的意思，似乎還超過了正在領導現鬥爭的共產黨。姑不論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與所謂有產者與無產者的觀念之間有怎樣的遙隔，就是照着上面解釋，把反革命也當作一條路，總未能見其妥貼。那末樊先生的意思要所留下可走的路線，實際僅有一條，即所謂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路線。

如果我們上述的理據沒有錯誤，那末，我們所以引用這反話的意義，就在這裏。

社會革命是可以用的方法實現的。Une révolution sociale dont les moyens peuvent être diversifiés (註一)其間不同的選擇，就可以影響一個政黨或大眾的革命路線。因此，我們站在革命者的立場來區別路線，應該不是區別革命者與反革命者的路線，因爲這樣的區別，實際不能說明什麼，而是要指出同屬於革命者之間的路線之抉擇。截至現在爲止，擺在我們中國人民眼前的革命路線，的確也有兩條，一條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的路線，另一條是曾經孫中山先生所創導而被現今的當權者

所窒息住的路線。但是尤就「窒息」並不能證實此路不通。也許正值窮途之際，經過一番曲折，峯迴路轉，重臻柳暗花明的境界。自然這不是僅憑假設與幻想而可以實現的，他需要人的努力與不斷的艱難奮鬥。

至於當前在朝黨所踏上的路線，正是樊弘先生所提到的反動路線，實際上不能算作路線。儘管有一羣人在叫囂革新，就目前政治經濟的所謂革新方案看來，更深一層，還可以用就政權建立的性質上去透視，我們便可以明白，一切的革新口號，將不過是用以應付「戕亂」的幌子，永遠無法希望其兌現的。老實說，共產黨過份極權的作風，並不會贏得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歡心，只要考查一下共產黨在我國境內漫長的鬥爭史便可以明白。然而在財政與經濟狀況極端惡化，政治又無法改善的狀態下，偏偏共產黨又是一個大大小小的武裝政團，其奪取政權之可能，並不需要等待大眾的特殊寵眷的。(註二)當人民無法繼續生存的時候，當人民的生命經常受到威脅而感到的不安的時候，他們將會考慮犧牲其精神的與意志的自由以換取生命與麵包。在這樣的局勢之下，共產黨俾而獲勝，人類的理性，將再度的受到壓抑，縱使不幸，亦將必然。

對於這一情勢之挽回，我們認爲只有加速度的促成中國的變，促成合理的與澈底的變。所謂合理的即是指要剷除貪婪豪富的特殊階層，解除分配上的不公允狀態。而不要損害到人的自尊——特別是指意志上的自由。用維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的話不特，即「安妥休厚言論的與信仰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 of worship) 所謂澈底的即是說，要從改造社會的基層入手，認真扶植農工生產分丁，轉移整個社會風氣。只有在這種極端進步的政權之下，才可以與共產黨頡頏；也只有有這一進步的政權之下，才可以使共產黨自願的或非自願的放下武器。

現在中國已經充份的具備着轉變的客觀的條件。人民的期望是要求變，統治階層中的進步勢力要求變，共產黨的壓力要求變，連細心中國的朋友

邦人士也盼望著變，只是缺少一個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或者正需要一點時間來加以磨洗也未可知。

我們由衷的相信：反革命的掙扎斷無倖存的道理，只有從革命的營壘中長大起來的，才經得起狂風暴雨處敵人的摧毀。現在是應該展開革命

戰爭——投機者的賭博

徐曉邨

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五年，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使我們陷入了極度的貧乏與困難。好在廣大的人民深切瞭解，這是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的聖戰；所以幾乎願臨一民不生，兵無以戰的地步，而決不動搖抗戰到底的信念。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入我國領土以後，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非戰即降，非降即戰，師已抗戰，每個人民都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所以終於在一次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聲中，帶來了抗戰勝利的喜訊。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是贏得勝利的條件之一，但國際矛盾的尖銳與世界大戰的爆發，給我們造成了抗戰勝利的可一而不可再的機遇。但是，我們如果因此而希望每一次戰爭，都有這樣的機遇，要在這種機遇中去尋求勝利，那麼不是政治性的戰爭，而是市場上投機者的賭博了，其危險性之大，足以驅送國運而有餘，是值得每個國民警惕的！

我國目前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剿匪」戰爭，戰火蔓延到半個中國，而人民與政府的貧乏困難，更甚於四年前的抗日戰爭。對於這個剿匪戰爭的本身有無價值，是否應該，我們不願評述。但人民對於這一戰爭，決不像對抗日戰爭那樣關切，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因為這一戰爭無期的延續下去，人民將無法生活下去，因而盼望這一戰爭的早日結束，也是每個人民所聲聲呼籲的。這不是人民的反戰，而是在戰爭的破壞下與生活的威脅下，每個人本能的求生要求所引起的和平願望。這種和平願望，應該為今天的政府所瞭解，想不致加以「破壞裁亂，爲匪張目」的罪名吧？因此我們敢在「民主中國」的新時代中，一論剿匪戰爭的決策。

競賽的時候，在革命的競賽中，將由民心的向背決定一切，誰贏得分數最多，誰便有權利去決定中國的未來。

(註一) 摘自 Paul Louis: *La Partie Socialiste En France*

(註二) 考茨基在社會革命論上說過：僅僅是財政上恐慌，不足引以起革命，除非是有武裝的叛變。

中國的抗戰，是在世界大戰中贏得了勝利，如果今天的國內戰爭，也想像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去尋求勝利，那是投機者的賭博，犯了極大的錯誤與冒險，不但為智者所不取，而且是把國運作賭注的一種盲動。但不幸得很，從本月七日南京中央社消息中看來，我們的剿匪戰爭，正犯了這個嚴重的錯誤。中央社披露「國防部發表半年來戰局總檢討」，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的，茲節錄如下：

(一) 國軍剿匪方策：國軍由於政府政略在截亂行憲建國同時並進，軍事上，於東北在求穩定，在華北力求鞏固，在西北阻匪擴張，在華東華中則加強進剿，一面阻匪南進，一面攻打匪的主力。這種方針由於行憲建國需要時間，戰略上不能不採取長期截亂政策。國軍採取如此方策是正確的，因為今日中國的剿匪已成未來國際局面的一環了。

(二) 力量對比：國軍因限於編制預算，兵員擴充有限，補充兵後備兵訓練時間較長，過去國軍與匪為三與一之比，今天也許快成二與一之比例。但國軍有空軍，裝備補給幹部都比匪優良，以國軍的實力與匪仍有絕大把握，得到勝利。

(三) 東北戰局：東北林彪匪的企圖，是在想把長春瀋陽這兩個富有政略戰略意義的地區拿去，打算實現毛匪澤東李匪立三亞洲共產國際借報局和成立僑僑組織的迷夢。但是國軍據守這兩個戰略據點，不特來制住匪的五十萬精銳不能自由活動，而且等於擺了兩個定時炸彈，使國際野心家躊躇徘徊，除了擴大共匪支支國際第五縱隊

的內亂外，總不致學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魯莽，就立刻把東北一口吞下去。……」

從這件政府文告——半年來戰局總檢討中，可以看出政府決定把剿匪戰爭拖到第三世界大戰中去解決了。

第一、國軍剿匪的方策，是東北華北西北都採守勢，僅在華東華中採取攻勢，顯見政府沒有決心和力量從事全面進剿，所以「不能不改採長期戡亂政策。」如果說這是為了「行憲建國需要時間」而「改採長期戡亂政策」，這便犯了戰略上的錯誤，因為行憲建國，不但需要時間，更需要和平與安定。長期戰爭所造成的破壞與不安定，非但阻礙了行憲建國的進度，而且必將斷送國運。

第二、在力量的對比上，政府承認過去國軍與匪是三與一之比，而抗戰勝利以來的三年剿匪的結果，「今天也許是二與一之比」了，這還證明拖的局面，非但不能消滅共匪，反而使它坐大起來，今後還什麼「把握」來消滅它呢？「國軍有空軍，裝備補給幹部都很優良，」這是過去如此，今後也如此；過去沒有把這些條件作為勝利的保證，今後何以就有必勝的把握呢？過去剿匪的負責者，都先後向人民提出保證，三個月戰爭匪亂，六個月肅清共匪，而現在却提出了「長期戡亂政策」，顯見「拖」的局面，已經成為政府行憲建國的共同國策了。但是老百姓如何拖得下去？國家如何拖得下去？政府自己又如何拖得下去？

第三、政府為什麼要拖呢？說是「中國的剿匪已成為未來國際局面的一環了」。又從東北戰局看，國軍據守長春瀋陽，「等於擺了兩個定時性炸彈，使國際野心家躊躇徘徊」。從政府的這個自白中，看出剿匪戰爭，決心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明白的說，要等到美蘇戰爭中去解決，這就所謂中國的剿匪已成為未來國防局面的「一環」之原因了。那麼，再明白點說，「國難中心家」顯然是指蘇聯的，「定時性炸彈」當然也是對蘇聯說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美蘇戰爭的「國際局面」一旦到來，國軍顯然站在美軍方面，又要與美國並肩作戰了。那末我們今天的戡亂戰爭，不是在替美國「打頭陣」嗎？過去羅斯福要我們與蘇聯合作，

向蘇聯讓步，允許外蒙獨立，承認旅大為自由港，給蘇聯以出海口，現在我們又替美國打頭陣來對付美國未來的敵人——蘇聯，我們不是成了美國的附庸嗎？

但我們必須深切瞭解的；第一，美蘇戰爭時爆發呢？正柏林危機與西歐火藥氣十分濃厚的關頭，英美法三國使節，居然移樽就教，到莫斯科去談判和平了。顯然帝國主義最現實不過的，他們決不會把中國利益放在前面的，有時甚至以犧牲別人的利益，以換取他們需要的和平。我們不相信美蘇一定不會戰爭，但也不敢說美蘇馬上要戰爭，那應成為「未來國際局面之一環」的中國剿匪戰爭等到幾時結束呢？第二、中國的抗戰，是從上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聲中贏得了勝利，抗戰最早，勝利最速。即可以看出帝國主義是最現實的，他們決不會及早來結束中國的戰爭，解除中國的痛苦，必待他們自己的恐怖解除以後再來結束我們的戰爭。抗日戰爭，我們支持了八年，在未來的美蘇衝突的國際局面中，我們還能支持八年嗎？第三，如果我們所企盼的國際局面明天就會到來，那麼使用這「兩個定時性炸彈」的，在美國人的眼中，我們是不是資格？如果他要把一手扶植起來的日本，成為我們的盟友，在「共同防共」的口號下並肩作戰，甚至叫日本來使用「定時性炸彈」，我們又將如何呢？同意呢還是反對？第四，為了完成我們的行憲建國，到底希望美蘇和平呢還是衝突？顯然的，只有在美蘇和平的空隙裏，我們才有行憲建國，自己強大起來的機會，在遠東有舉足輕重之勢。否則，我們還有行憲建國的時間嗎？如果美蘇衝突必然發生，未來的國際局面必與中國有關，中國必須參戰，那麼今天還是爭取國內和平好呢？還是長期戰爭好呢？顯然的，國內和平，使我們有休養生息，自力更生的機會，以應付未來國際戰爭。否則，長期戰亂，耗損國力，我們還憑什麼力量去迎接未來的國際局面呢？基於這些事實，我們應該明白指出，上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抗戰的勝利，這是一而不可再的機遇；如果憑着交易所裏投機的經驗與手法，也希望今天的戡亂戰爭拖到未來的國防戰爭中去解決，那是極大的錯誤與冒險。我們對戡亂是否得當，姑置勿論，但這是國運攸關的戰爭，到底不是投機者的賭博呀！

何時方了局？(上)

——為內戰長期化窮原——

呂克難

烽火燬大江南北。政殺何時了？這問題緊扣着每一個人的心弦。人們似乎爲破曉氣沖昏了頭腦，麻痺了神經，迷失了應走的方向。戰爭本來殘酷，在刀光血影之下，人格的尊嚴，理性的權威，意識的力量，這一切都顯得微乎其微的渺小。說來痛心，而對着偉大的浩劫，人們感到的僅是數千萬元一担的米價，而不知站立於高物價後面的魔鬼；深入這一層的，則又恐於魔鬼的獠牙而目，嚇得作不出聲。這，我都不怪。使我最感憤然不解的，乃是國人中地位高超學有素養的先知先覺者，以及曾經爲和平奔走呼號的人，一而高舉起「人民需要和平」的旗幟，一面却僕僕風塵乞願於交手的雙方；而尤其令人恍惚的，當打手們表示非顯爾高下不可的時候，這游絲一般的「和平」之聲也就絕跡了。這正是中國人民的悲哀！爲什麼人民需要的，反要向人民中極少數的實力集團祈求；爲什麼這幫人說要排到底，人民便無可奈何坐受「殃及池魚」之災？

我爲此，陷入可憫更復可悲的深淵，幾乎無力自拔。而這，也正是全中國人民所處的境况。想我愚魯，冒瀆而爲此文。假如理智的光是最強的光，那末我們有此必要，撥去迷霧，排開困擾，不帶情感地全盤審究這危如累卵的現狀了。

(一)

我始終相信，對於此一問題超政治的觀察，本文祇是一個開端，無論就所選擇的方法和所達到的結果。

內戰不是中國的特產，今日的強國無一不經由血跡斑斑的過程。當作解決一種社會問題的方法。在民智閉塞理性不彰而敵對的鬥爭又無從消弭的那個時代，內戰是不可避免的。今日的問題不在內戰之有無，而在內戰的

長期化，抑且有拖延不決任其自然演變之勢。

我有一種矛盾的看法：內戰的勃發，雖透端於民間情感的潰決，但挽狂瀾於既倒，填塞缺口，則仍恃被蒙蔽了的理智的潛流。理智力不能憑空產生，把另一個社會所達到的文化程度成正比例。因此，當我注意到這可悲的現局，乃認其根源在社會文化，而不在政治；政治無事說社會文化的表現，由其所決定。

現代國家，以英法德爲例，內戰曾占住歷史主要的篇幅。在十七世紀中葉，英國打過四年（一六四二——四六）內戰。庸俗的史家將這次動源歸因於搜捕五議員事件及哈姆普頓（Hampton）的審判。實際這不過是關釀成熟必然爆發的風暴。內戰表現爲國會意志與在理權力的衝突，根底乃反映新興的工商業與保守的鄉紳地主的矛盾。這分對一開始即行暴露，自耕農，商人，工業家，勞動者依附於國會，貴族及教士則環繞着查理。目的很明顯，是不折不扣的王權與反王權之戰。戰爭初起，王黨（Cavalier）節節勝利，圓頭黨（Round Heads）處處挫折。雖然自「玫瑰戰爭」（The War of the Roses）一四五一——八五）以來，英國的貴族早已式微，然因王黨所控制的北部，騎士特多，人民多數武裝，故少數貴族勢力尤能利用這一筆雄厚的資本南下進擊。在克倫威爾（Cromwell）的「鐵軍」（Ironides）未興起前，貴族荷普吞（Hopton）所率的職隊，成了國會最頭痛的勁敵。然最後的優勝終久要靠人民支持與否所決定。在當時，國會是進步的象徵，國王是保守的代表。英國人民既受大思想家培根（Bacon）之賜，懂得懷疑主義精神的價值，復受「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雨露，逐漸了燃人格尊嚴的意識，則自然會對戰爭的前途作理性的抉擇。閉塞的北部農民附從于貴

族，得風氣之先的南部工商業者支持國會的反抗，顯然是社會條件使然。所以在國王那一邊作為出類拔萃的偶像，不外乎貴族，如王姪魯伯特，年收租金達二萬四千鎊之巨的烏斯忒伯相反，在國會這一方叱咤風雲的英雄，則十九來自民間。圓頭黨中最出名的三個黨員，未納兒是一個釀酒者，塔夫納爾是木匠，俄基則是單微的伙伕。軍人中有最高地位者，如克倫威爾乃一酒保，瓊斯是士紳的轎夫，海軍上將提恩是一個商人的奴僕，他如陸軍上校哥菲及陸軍少將衛萊則是學徒，斯基山小兵起家擢升為愛爾蘭大元帥。這是不必詳細開列清單。由這些絕非偶然的人物中，一幅生動而明顯的圖畫；中張人極與維爾特權之戰端躍然下。社會階級決定的氣氛，氣質則左右人的行為。在王黨中，戰爭為的是少數人的榮耀，個人的表現被看做極端重要，因之缺乏在決勝中最重要的協同。論個人戰鬥的技藝，騎士確是勇武堅毅，但爭鬥既超過了個人的範圍而擴大為對於一種社會制度的取捨，騎士精神立即成了贅瘤。局勢的演變是如此迅速，以倫敦為中心，一向忘情於戰爭的南部人民終久領會了戰爭。他們既屬平民，而又知道為第一種社會制度鬥爭，經過幾次失敗教訓之後，自然培養起嚴明的紀律，協同一致的精神。當時查理以一位大臣克拉克敦會明白寫出了優秀判斷的趨勢：

「王黨諸將所統率的大兵前曾常說叛黨之放蕩，乖張及渾神，然他們竟躬自蹈罪，毫無顧慮；反之，叛黨的紀律，勤奮及清醒則一日千里。因困之他們的勇毅，決斷力，尤其是行動及作戰的敏捷，大有增加。所以一方好像在以紛亂為武器，而求保衛王室，而他方好像在以君主國家所有的原則及規律來破壞國家及其政府。」（見錢端升譯英國史五三六頁）

在這種情勢下，內戰不但結束得快，而且亦必然收穫美果。英國民主制度之蔚為世界的模式，追本溯源，不能不歸功於一六四二——四六年的內戰。

異於英國，當克倫威爾高唱凱歌慶祝其勝利的同時，法國的內戰却遭受敗北。這便是十七世紀中葉的佛隆德（Fronde）戰爭。照卓越的史家博克爾（Baker）說：「佛隆德戰爭如我們底叛亂一樣，是國會反抗君主的一種爭鬥；是其間獲得自由及策勵以抗專制政府的一種嘗試。」（見胡繩譯：英國文化史中冊七四頁）法國內戰中的反抗者何以見教？明白了

當時社會的面目即可找到答案。原來和同時代的英國首相比，法國貴族的數量與權力都駕乎英國。法國貴族的造幣權通至十六世紀方見廢除，英國即最高等的貴族亦無此權；法國貴族更有一種私私權，得以私仇而互相征伐損害國家的和平，英國的貴族則從來不能公開取得這種權利。因此貴族權力在法國是如此根深蒂固；他們的經濟來源既仰賴封土的收入，則自不能令彼產生尊重被壓榨者之人格的觀念。博克爾說得好：因為貴族社會生存的唯一條件常常——以一團體而言——厭惡改革。這不但是因為新的變化常使他們損失多而獲得少，且因為他們有些最感快意的情緒都是繫著過去而忽略現在的。……當他們回到他們底門第，紋章以至於家世的時候；當他們想到他們血統的純潔及世代之悠久時——民感覺有一種安慰，應能很充份地償還現在任何的不滿。」（見前書之四頁）十七世紀前後法國貴族的驕橫，對平民則倍施壓迫，馴致農民在白天辛苦之後，還得於夜間看守地畔用竹竿驅除青蛙的叫聲，以免驚破貴族的好夢。革命人物巴拿夫（Barnave）和傑出的羅蘭夫人，都會為貴族所凌辱。前者的親在觀劇時被貴族逐出包廂，後者與其母親往謁貴族時，被留在下人房裏吃飯；其親王至，則因禮勢與財富遠在一己之上，極盡卑劣細微之能事。由於過度的虛榮，人格的尊嚴，不求之於理性與智慧，反求之於表面豪華的裝飾。因之在法國貴族中紛紛糾結不決的問題，是關於與王同座的權力。

為這問題，在一六四八——九年，播弄了整個王朝，幾至勃發內戰。他們所拚死力爭的，是誰能在朝中得有臂椅，誰被召宴，誰將受后之親澤，誰應於教堂中得列首席，彷彿要極天下之滑稽，竟產生了誰應有此種光榮。在王御宴時選送手中或享受為后整衣的非常特權的問題。貴族的品性如此，焉能令其重視反抗專制爭取自由的鬥爭；而平民這一方面，「清醒」的程度尤不若同時代的英國。笛卡爾（Descartes 1596—1650）的哲學，雖充滿了懷疑精神，他底「我思故我在」的名言，當是發現人格尊嚴的第一道光芒。可是他對自己的著作，因鑒於天文學家加利略（Galileo）被教會處死的遭遇，生前未敢出版，遲至一六四四年方行問世。其影響屬於未來。加之，王權專斷，箝制一切，遂使十七世紀前後法國社會文化的進展，極其迂緩。故而戰爭一行發動，實權即落入貴族手中。人民盲目作戰，不知為何而戰，其精神整個是被動的。戰爭的實權全由少數貴族所掌

編，重要人物如空谷王子、空提王子、馬西勒克王子、都利翁公爵、普福公爵、隆格維爾公爵、合夫律戎公爵……這輩人的家世，即可知戰爭之命運如何的了。因此不待堅甲利兵，法國等國馬薩林備恩光榮（？）的紋章，尊貴（？）的頭銜，便使貴族相繼變節而屈膝投降，戰爭于焉結束，千萬農民的血，匯聚成貴族高貴的虛榮而已！然而，一個世紀之後，整個的法國清醒了。伏爾泰、盧梭以及狄德等百科全書派的啓蒙運動，若一陣北國的寒風，吹動了法蘭西。思想的力量有如潰決了堤壩的洪濤，人們再也不甘於舊皇朝的束縛。在大革命（一七八九年）前夕，民意是那般高漲，反抗專制的狂熱，對於舊秩序維護者言，不亞於中世紀時代黑死病的恐怖。「革命狂」的傳染是如此之快，以致路易十六竟不能信任自己禁衛軍的忠心。他用重金收買瑞士兵為衛隊，尤嫌不足，變於第三級議員的堅強團結，乃特地由遠地調遣一支外國人組成的隊伍，以保皇宮的安全。情勢果不出其所料，在七月十四日巴士提獄未被攻陷的前數天，第一旅團之法蘭西衛軍即告譁變，「被派往恢復秩序的驍騎兵及龍騎兵，高呼「國民萬歲」！不願攻打羣衆。甚至在凡爾賽的親衛軍，也有不守紀律的狀態。」（詳見楊人櫻譯法國革命史第四及第五兩章）民氣高漲激昂到了沸點，巴黎的銀行全部關門罷市，連款單體的沿街官令者，竟也拒絕宣佈王命。當革命之聲由巴黎傳出，法蘭西各個縣動，一向和人民處於敵對狀態的軍隊，相繼自動放下武器，如斯特拉斯堡的軍隊目睹人民攻打市政府而毫無動作，在艾夫魯，駐軍司令官則與暴動羣衆合流。一向鐵獄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他們齊聲要求廢除一切封建特權。農民們果敢而堅定的行動，迫使國民議會在一夜（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之間，撤銷了加於農民數個世紀之久的重重枷鎖。「到天亮時，一個新法國竟是在貧苦人民熱烈推動之下產生出來。」（見前書第五章）

總結法國大革命迅速勝利。我說：這是人民的覺醒。

由法國人民的成功看其近鄰德國人民在十六世紀初葉內戰的失敗，毫不偶然。一五二五年的德國農民戰爭，雖如恩格斯所評產生了優秀的領袖孟彩爾（Münzer），但優秀並不能超越時代，觀者前進。孟彩爾的政

綱：基督教平等，財產公有，根本缺乏社會的支持。如恩格斯所提出：「他所代表的階級沒有十分發達，並且不能推翻和改造整個社會，它不過初有萌芽而已。他幻想中所映出之社會改造，在現存經濟條件中，沒有多大的基礎。」（見德國農民戰爭一四〇頁）早熟的理想既鮮社會的根據，則在人智未開宗教信仰頑強的時代，為求取人們的同情贊助，勢必將進步的主張依托於神的外衣之內。這原是實情使然。但由此一着，神的尊嚴往往代替了人的尊嚴，其影響每可使預定的目標，缺乏明顯與強烈的吸引力。德國農民戰爭所遭到的困難，正在於此。如農民所提十二個條件中的第三條，即犯此病：「我們應當遵照神聖的訓誡過生活，不能自由放縱淫佚，必需愛上帝，於我們的同胞中認識我們的上帝，對待人要和我們所欲人對待我們自己一樣。」（見前書二〇七頁）這自然模糊了行動的性質，引導一部份農民走上宗教戰爭的途徑。但此乃社會文化達到的程度所決定的，不惜神的權威，農民也說根本不敢行動。此一致命弱點之外，農民戰爭的悲劇性，常以地域觀念的排除阻塞了各區的往還相通所引起。「因為散居各地，想使他們得到一個共同的了解極感困難。」（見前書二〇頁）恩格斯很感慨地指出：「地方和各省的分離及由此所必然發生的地方和各省的獨裁性，如何毀滅了整個運動；中產階級、農民、平民如何不能為一致的民族行動而聯合起來；各省農民如何只為自己而行動，經常不肯援助鄰近區域的暴動農民，以致在個別的神爭中順次為不及暴動羣衆總數十分之一的軍隊所剿滅。」（見前書一六〇頁）此中尤其重要的一點，則為流氓無產階級的騷擾，把戰爭的目標混淆了。在搶劫與反抗之間，農民迷失了前進的方向，部份農民竟公然在暴動中趁火打劫逃亡四鄉。恩格斯終身服膺共產主義，但論及此點却毫不留情痛斥道：「下層無產階級中江湖浪蕩的羣衆加入農軍。這些人不守紀律，誘壞農民，因為江湖浪蕩之人都是不可信託的份子，時來時去。」並謂：「流氓無產階級是一初可能的同盟者當中最壞的份子，他們是各階級腐化份子的糟粕。……他們是絕對貪利絕對無恥之流！」（分見前書九九頁及一七六頁）不幸，十六世紀初期的德國農民戰爭，就為這些惡性的毒藥腐化了。（未完）

論新幣制話老法幣

張一凡

滬故知新，愛護新幣，應從法幣破產中取教訓。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誕生的法幣，越過長之八年的抗戰；到抗戰結束前半年，民國三十三年年底止，共計跌值六百倍模樣。但是從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上旬抗戰在勝利中結束起，到現在不得不改革幣制止，僅僅三年間，却竟跌值了一萬倍左右。

這一個重要的事實，我們首先不能忽略的。

無疑的：戰亂的存續，財政赤字之擴大，依賴於發鈔來支撐財政門面的辦法；幣制之不濟，天下決無此理。但再進一步，尙有嚴重問題在：

(一)八年抗戰時期，同樣靠着發鈔過日子，為什麼幣值僅跌六百倍？平均每年跌七十五倍，而戰後三年戰亂為什麼幣值竟就跌去一萬倍多？平均每年跌值三千三百三十三倍多。

(二)政治協商和決裂，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申事。為什麼由勝利所展開的全國物價大跌風，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起就告終，並即展開漲風？又為什麼在民國三十五年四五月間，正是協商證實決裂的時期，反展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跌風？

第一個疑問是，我想誰都可以解答的。戰爭必然成爲幣制的致命傷，而其致命的程度，又以其戰爭的性質而異。所以一般人認爲今日法幣之破產，在於財政收支不能平衡一點；顯然不夠完全究明其真正的因果關係的。否則，抗戰時期的財政收支上的實質虧空，至少不會比戰後三年來反而小。爲什麼抗戰財政赤字，對於幣制上的打擊，却比戰後三年來，反小得多呢？

對於第二個疑問，各人的解答，可能各不相同。照我的分析，主要的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幹的政策性質問題了。因爲人和人所幹的政策，不利於幣制；又有戰亂財政給予幣制基本上的致命打擊，於是終於一場糊塗，弄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引用統計，才易於把情勢的變遷及因果關係，說得清楚。下面便是一張最顯明的統計表：

年份	戰後三年來物價比戰前物價上漲的倍數月別比較表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一月	〇·六六	(千倍)	(千倍)
二月	〇·九一	一·九一	一〇·三六
三月	一·一九	三·二八	一七·七八
四月	一·二九	五·三四	一八·三六
五月	一·四八	四·九四	二一·一六
六月	一·五五	五·三六	二二·七〇
七月	一·六四	五·七三	三七·一七
八月	一·七九	五·八四	四六·五六
九月	一·二三	六·八七	四八·九二
十月	一·一八	八·三四	六〇·五二
十一月	一·三五	八·七四	九四·八一
十二月	一·四〇	九·七一	一一一·〇〇

(註)三十四年份係重慶市批發物價指數，餘係上海批發物價指數。均以民國二十六年一至六月平均價爲一。

根據戰後物價變動的趨勢，在過去三年內，很明顯的可以劃分四個時期。

(一)第一時期 自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日軍投降，展開空前的跌風；後即回漲；在三十五年初政治協商瀰漫，深度即突破戰時記錄；至是年三月貝祖詒出任央行總裁，拋售黃金，開始抑價政策止。

(二)第二時期 自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貝祖詒出任央行總裁起，至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辭職止。

(三) 第三時期 自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張嘉璈出任央行總裁，至本年五月辭職止。

(四) 第四時期 自本年五月底，俞鴻鈞出任央行總裁，至今日為止。這四個時期，各期始末的物價上漲比率，在下表裏可以更明白的看得出來。

戰後物價變動四時期之始末的物價上漲比率(各以本期第一個月為一〇〇分)

各期時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央行總裁	俞鴻鈞時代	貝祖貽時代	張嘉璈時代	俞鴻鈞時代
二月	—	—	一〇〇.〇	—
三月	—	—	一〇〇.〇	—
四月	—	—	九二.〇	—
五月	—	—	一一五.〇	—
六月	—	—	一一四.〇	—
七月	—	—	一〇一.〇	—
八月	—	—	一一〇.〇	—
九月	—	—	一一〇.〇	—
十月	—	—	一一八.〇	—
十一月	—	—	一一五.〇	—
十二月	—	—	一六四.〇	—
一月	—	—	一八三.〇	—
二月	—	—	一八三.〇	—
三月	—	—	一九四.〇	—
四月	—	—	一四〇.〇	—
五月	—	—	一四〇.〇	—
六月	—	—	二四三.〇	—
七月	—	—	二九〇.〇	—
八月	—	—	四〇〇.〇	—
九月	—	—	—	—
十月	—	—	—	—
十一月	—	—	—	—
十二月	—	—	—	—

戰後第一期，共八個月，上漲了二倍。
第二期，貝祖貽週代，共十二個月，上漲了二倍強。
第三期，張嘉璈代，共十六個月，上漲了三十九倍。

第四期。俞鴻鈞時代，截至八月第二週止，不到三個月，恰好上漲十倍。

戰後三年多來，中央銀行四易總裁，俞鴻鈞是這四代的首尾兩任。可見其受當局倚重了。然而在他任內，物價上漲的程度也最兇。

戰後第一期，勝利爆竹聲，曾轟倒了全國物價，像雪崩溶解般開始了崩潰。這正是法幣自趨健壯的絕好機會。當重慶金價，每兩跌到二萬元左右，美鈔價跌到五六百元時，做清當時財政部長的俞鴻鈞，突公佈黃金官價每兩八萬元，並令中國銀行無限限制收買。於是金鈔價格激漲，一般物價也跟着大漲特漲；造成了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起的全國大漲風。而當時的

提高金價，據說是維持市面所必需的。
貝祖貽時代的政治環境正在急轉直下的惡化中，靠著央行尚有若干準備，便展開黃金政策，抑制物價。首六個月，破綻尚少；可是第八個月起，顯已失去控制。這正是上海工商諸團圍督京要求維持市面，開放貸款之後。可見這一個漲風，和第一期一樣，由於維持市面所必需的。

張嘉璈時代，根據貝祖貽因打擊物價而被擯的教訓，所以一反平價方針，改採物價漸漲政策，而以外匯平衡學之所謂機動調整，來遂行他這抱負，然因外匯掛牌價賤略變動，一般物價却就大動特動；等到發覺機動等於大動，因此不敢再動，並想出出口結匯時必須付清現款的辦法，產出要限制暴利，要限制金匯投機，全面的反對之聲又起，終於站不住而倒下來。然而，尚因為他採取物價漸漲方針，迎合了所有靠漲價發財者的心願，才能做足了一年半的央行總裁。

俞鴻鈞於今年五月版上台，立即開放匯價，取消張嘉璈的限制進口暴利的所謂一三一號通函，並實施所謂結匯證明書制度，由六月一日起開始實行，金鈔以及一般物價，隨之狂漲不已，第一個月就較上月漲一倍，第二個月漲到六倍弱，第三個月還沒有一半，已比二個月前漲起十倍。可見俞鴻鈞的這種外匯政策，是十足的高物價政策，但是大家却一致擁護，除了本人主編的正宵報經濟新聞外，一般言論界全面稱讚不已，都喻之為賢明措施。由此可見，吾國言論界所期待的經濟政策，是什麼一種政策？高物價政策，就是彈送幣制的政策。試把法幣崩潰過程，和第一次歐戰後德國馬克崩潰過程，做個對照，更可以給我們許多指示的。

馬克與法幣之破產過程比較

西曆紀元	德國馬克物價指數	中華民國紀元	中國法幣物價指數
1914年	1	25年平均	1.0
1920年	20	26年平均	1.1
1921年	21	27年平均	1.4
1922年 1月	42	28年平均	2.3
2月	46	29年平均	5.0
3月	54	30年平均	10.9
4月	67	31年平均	35.3
5月	74	32年平均	147.2
6月	79	33年1月	153.8
7月	91	33年12月	1,421.5
8月	140	34年1至10月	1,986.5
9月	291	34年9至12月	1,192.0
10月	432	35年1月	1,910.0
11月	945	35年7月	5,730.0
12月	1,675	36年12月	9,710.0
1923年 1月	2,054	1月	10,363.0
2月	7,159	4月	22,161.0
3月	6,770	8月	48,924.0
4月	6,425	12月	138,100.0
5月	8,237	37年1月	188,300.0
6月	14,960	2月	246,200.0
7月	39,898	3月	426,100.0
8月 3日	283,599	4月	510,700.0
16日	894,637	5月	704,300.0
31日	3,063,358	6月 第1週	817,500.0
9月14日	25,600,000	第3週	1,288,000.0
10月4日	183,000,000	第5週	2,453,000.0
18日	2,664,100,000	7月 第3週	4,782,000.0
11月1日	49,071,500,000	8月 第1週	5,536,000.0
		第3週	7,000,000.5

很有趣的：德國紙幣克物價，於一九二三年八月比戰前漲出十萬倍以上，就成廢幣之勢，當月就突出三百萬倍。終於在此後兩個月內，不得不改革幣制了。中國法幣物價，在於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內，比戰前突出十萬倍；此後勉強拖了五個月內，升到七十萬倍。此時如稍能瞭解情勢的人，無論如何，決不能再作高物價之理。但中央銀行的俞謙我一上台，竟大刀闊斧採行高物價政策，而一般實業界，又一致擁護他這種措施。於是二個月內，我們不能不以三百萬元法幣，去換新幣一元。這對於人民打擊之

日，往兌者人數之多，便認為樂觀，殊不知這種兌換的性質，和勝利第一期，後方法幣游資，爭先流入收復區的法幣真空地帶，以便搶購物資的心理，完全相同。新幣恰在流出，各地市場等於是新幣的真空地帶。因此擁有鉅額金鈔的豪富們，提出一部份暫時不能活動的金鈔，換成新幣；而後可以利用各地市場上新幣真空時期的機會，以便搶購物資罷了。

姑且不談目前這種收兌金鈔的成績，到底，在什麼原因中造成的？我們試再回顧過去法幣崩潰的四個時期中，如遇物價漲停或回跌，就有一個

大，已經不必細說。何況現在的改革幣制辦法，一面把公教人員的薪資，照戰前標準，打了個四折五扣；一面却准許豪富們的鉅額存款，像一般平民一樣，照三百萬折一的兌換率無限制去兌換新幣。而且還說以宣佈改幣前一天的物價，作為今後物價的標準；於是取消薪資依照生活指數調整的制度，實行全國薪資，結凍在戰前標準的四折五扣之下，這是一種措施，非特以犧牲廣大人民的生活，去維護少數既得權益者的私利。事之不平，寧有倫比。

姑不談倫理，再分析這種辦法，替新幣又造下了什麼基礎呢？無疑的：廣大人民的購買力，澈底的被削弱了。可是擁有巨大游資的購買力，在無限制兌換下，與改制前絲毫不減。許多人鑒於收兌金鈔第一

要求維持市面的運動展開，終於走上高物價政策去。同時，又可以從過去的經過中看到的，祇有放任物價上漲的人和他的辦法，才能獲得實論界的擁護，（可見這些實論界，實在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實論）。因此今後凍結物價的最可能的結果，是否會不再重蹈覆轍呢？更是一大疑問。

如前所述，這次改革幣制的辦法，以維護既得利益者為最明顯的事實，這種事實，若是代表着當局的政治性格的，那末目前的凍結物價，引起了既得利益者提出維持市面的要求之後，必然又慢過去一般，讓他們如願

從戰前日本外交的詭詐反覆性

看戰後可怕的以夷制夷策

孟憲章

(一)日本對英美中蘇外交史一瞥

外交本是一件縱橫捭闔，用心計，耍手腕的事，而日本外交史，尤集詭詐反覆之大成。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一面固極殘暴，一面又甚陰險。試略述戰前日本對英美中蘇外交簡史，以資證明。

日本以後起的資源貧乏的帝國主義，其所以能於短時期內，變成世界上最大殖民地列強之一，總不能不以英國為首功吧！當二十世紀初，英俄在遠東矛盾尖銳，英國為防止俄國向中亞發展，曾與日本締結締訂整整延長二十年的英日同盟。日本遂利用這個矛盾，取得旅大，南滿鐵路與朝鮮。當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英國因被美國壓迫，廢棄英日同盟。然英日因種種關係，如轉移日本兩難目標，希望日本為鎮壓中國革命憲兵，促俄日蘇衝突等，仍縱容鼓勵日本向我東北侵略。九一八後，美國國務卿斯汀生發表不承認主義，而英外相西門却非常冷淡，即其一例。嗣因日寇全面侵華，野心暴露，並退出倫敦海軍會議，及有日德軍事秘密協定之傳聞，威脅及英國本身利益，英國遂被迫採取與美聯合反日政策，而有李滋羅斯來華之舉。但當我抗戰伊始，英當時首相，適逢素主對侵略國力求妥協

以償的。但薪金則已凍結，要開凍又得等過一個時期之後。

從當局下此改革幣制決心之不易，當然像每個小百姓一般，決不忍重蹈法幣覆轍的。唯其如此，本文所以特別側重於指出法幣破產經過的覆轍，而竭誠的提出「當心腳下」的信號。雖然若是政治性格範疇時，那末個人的個性一般，在「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法則下，像我們小百姓的微弱信號，是毫無意義的。唯其如此而復呼號，實因我們小百姓苦頭已經吃得忍無可忍而已！

而遭世人唾罵之緩靖主義者張伯倫，被為希冀維持英國在遠東利益起見，對日本所探政策，與對德同。國聯及九國公約之無實際效果，英國之現實主義，實負其責。二十七年五月，英日雙方在東京成立關於中日海關稅收及外債本息償付之諒解，推允在日軍控制區域以內之海關稅收，均應轉存於橫濱正金銀行，破壞我海關行政，損害我主權。二十八年七月，因受日寇封鎖天津英租界迫，將程希夷等四嫌疑犯，引渡天津偽府，無形承認偽組織。廿九年六月，因歐戰局勢逆轉，法國敗降，復日寇要求，封閉我當時大後方大動脈之滇緬路運輸。英方對日本崛起，因有長期英日同盟援助之功，而對日無理要求，復百般委曲容納，然所得報酬，却是偷襲香港與新加坡！

次就美日外交史作一鳥瞰。美國勢力伸入中國，遠在歐洲各帝國主義者在華強佔軍港與劃分勢力範圍之後，故英國對華政策，利在瓜分，而美國對華政策，却是利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以向全中國擴充市場。因之，英國對日侵華是縱容，美國採取積極反對之立場。從一九〇五年結束日俄戰爭之樸茨茅斯條約起，即壓抑日本貪慾。一九一五年，日本乘歐戰機

會對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因美國壓力，未能如願以償。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日本被迫放棄在華華租界取得之若干特權及英日同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變起，日本囊括我東北，美斯汀生國務卿發表不承認主義，旋為國聯大會採納。直至一九三六年初，日本退出倫敦海軍會議，日美衝突，遂更尖銳化。迫我抗戰軍興，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演說，主張避免以武力為推行政策之工具，羅斯福總統亦曾發表隔離侵略者之有名演說。雖然如此，但美國迄無以實力制止日本侵略之決心。反之，在美獨佔資本追求利潤剝削之下，當我抗戰初期，美國仍以大量的汽油、廢鐵、輸入日本，使日寇得藉以大舉轟炸中國，曾引起我文化界之強烈抗議。當太平洋大戰前夕，我已探得日寇要偷襲珍珠港，然通知美國，却不見信，仍以持有日皇親筆函件之特使野村，來稱爲可信賴，與談判美日恢復通商，並合作開發中國經濟。雖料正當爾使在美週旋之時，而偷襲珍珠港事變，忽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爆發。天眞的美國人，才覺悟他曾被日寇玩弄於掌股之上，而被迫對日宣戰。

再就日蘇關係言。北極熊之沙俄或蘇聯，均成爲日本對英美實施恫嚇敲詐之國際政治財本。日本曾以防制沙俄向南發展，將英日同盟整整延長二十年，使其日漸壯大。及蘇聯革命成功後，日本帝國主義，復抓住這個歐美資本帝國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之國際間最基本的矛盾，儼然以資本主義在東方之最大自居。當十月革命直後，即與西方列強出兵歐俄相呼應，動員十萬大軍，佔領滿東及東部西伯利亞多年。因蘇聯地位日漸強化，卒於一九二二年被逐出境。但根據一九二五年北京日蘇協定，與一九二八年日蘇漁業協定，仍自採取若干利益。及佔領我東北後，日本法西斯爲了更向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表示其強硬和有力吧見，仍不斷對蘇挑釁。日本有名軍事著作家廣田，在其所著「我們將如何戰」一書中，即言實在和美作戰之先，必須獲得可以作日本原料補給地之後方的地域滿洲，北庫頁島和沿海濱省；必要時，還有黑龍江沿岸，堪察加，和貝加爾。除了我在東北集中大軍並大規模建築鐵路公路外，接着便是日德意三國防共協定，日德軍事統籌協定，日德意三國同盟之訂定。日本軍人法西斯，一開口便是

反共反蘇，似乎蘇聯將要成爲日本首先進攻的唯一對象。但是在張鼓峯、諸門坎、殲了兩次小釘子後，日閥倒過來却向蘇百般買好。雖說蘇聯在全面抗戰開始後，不久即與我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在比京九國公約會議，及歷屆國聯會議中，不斷作援華制日之呼籲，並以空軍人員與軍事器材，對我實行援助。但松田至莫斯科，仍是搖尾乞憐。卒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日蘇中立協定，以免除與英美作戰時後顧之憂。那麼，過去日閥所強調的藉以欺騙英美的反蘇，現在變成親蘇了。過去英華幻想日本變成她的反蘇磨大，現在竟反過來咬她自己了。最後還是蘇聯應同盟國要請，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先行對日宣戰，促成了日本無條件投降。

至日本過去對中國之外交手腕，不備論議，尤其毒辣。帶着一個「事件」旅行袋，隨時隨地，製造事件。如中村大尉失蹤事件，南京總領事威本失蹤事件，如九一八進攻東北藉口之柳條溝鐵路之被破壞，如七七進攻蘆溝橋藉口之演習士兵失蹤，如八一三進攻淞滬藉口之虹口機場事件，均其一手製造。因限於篇幅不具論。

(二) 反蘇成了日本復興的政治資本

利用矛盾，擴大矛盾，製造矛盾，實行擴張進攻，以夷制夷，乃日本外交政策之中心。戰前如此，戰後亦然。以一個戰敗國，竟挑撥得盟國互相水火，使對她獨佔管轄大權之甲盟國，查視乙盟國爲潛在敵人。反之，倒視尚未簽訂和約，在法理上仍爲盟邦公敵之日本爲潛在盟邦（陸長羅雅爾語），爲滿東友誼儲藏所（駐日第八軍長阿契德語），爲美國與其未來敵人作戰時之中間堅定堡壘（前太平洋艦隊司令海爾賽語）；甚至還想把她改爲美國第四十九州，歡迎日人入美國籍（美議員周以德語）；因之，對她積極地實行經濟扶植，並變相地再武裝，實是盛況空前，有史以來，所未有也。過去一般人所贊稱的勾踐治吳，尚須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即希特勒以反蘇作幌子，博取英國經濟主義者與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援助，他使德國東山再起，也費了二十年工夫。以觀日本復興之迅速，真可顧相形

見補了。

日本復興如是之速，主要的在利用因戰後美滿佔資本積極對外擴充，並憑蘇仇蘇心理，所造成的日滿擴大的美蘇矛盾，並且不斷的予以擴大及精製。美國不應拋棄戰時美蘇合作政策，轉而反蘇，為另一問題。但在法理上仍為美蘇公敵之日本，却無資格反蘇。乃反蘇竟成了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餘孽，討奸美國獨佔資本，藉以取得美滿援助之資本。不備街頭巷語，皆以美蘇戰爭為資料；不備風起雲湧之法蘭西團體，皆以反共反蘇為中心思想，以挑撥美蘇戰爭為中心工作；而且政府要人，如首相藤田，竟敢明目張膽的向德索物保證：「日本將與美國合作，以推進美方面把日本變成一座反共堡壘的計劃；甚至甲級戰犯在獄中閉報，亦惟注意國際關係發展。利用美蘇矛盾，實行以夷制夷，又成了戰後日本死灰復燃的資本了！大衛孔德曾作「誰是美國政策的製造者」一文，指出日本透過蔣帥，影響美國政策。美國對日政策，乃其整個世界政策之一環，而其世界政策之形成，又有其社會經濟基礎，當然日本不能完全製造美國反蘇政策。但其挑撥離間，擴大美蘇在遠東之矛盾，却是值得注意的。

(三) 隱蔽在日本外交手腕後的陰謀

美國獨佔資本，口裏喊的是反蘇，心裏想的卻是攫取世界基地，獨霸世界市場。日本統治階級，口裏喊的是反蘇，心裏想的卻是恢復過去帝國時代權勢，重復對外侵略，特別是再向大陸進出。中國內地地理接壤關係，戰前固為日本主要侵略對象。一旦日本死灰復燃，自然仍將首向中國開刀。這是一種常識，用不着拿高深學理證明。不幸中國竟有極少數人，曲為美國扶植日本辯護，說美國扶日，為的是在日本建立一個遠東防蘇堡壘，而日本亦強調反蘇，目的並不在中國。先生們！請將前述日本外交手段之詭詐反覆性看看！戰前日開：不是以東方反蘇應犬自居嗎？但結果，他却北向反蘇，却西向反中國，東向反美，南向反南洋。他不惟不反蘇，反擁尾乞憐的與蘇訂立中立條約，以免除對英美作戰時後顧之憂。再看希特勒不又是以西方反蘇應犬自居，以討奸美英資本家嗎？但結果，他却先併

奧國，佔捷克，使波蘭，打英法，最後才反到蘇聯。這真是血淋淋的教訓啊！況且現在蘇聯比戰前強大，美國尚不敢在她太頭上犯土，日本統治階級，除非害了白癲病或神經病，他決不敢向蘇聯硬碰硬，這是非常明顯的事。至美國挾有太平洋天險與原子彈，更不怕日本再偷襲珍珠港。至菲律賓等國，地小國遠，更不是日本首先關心區域。那麼，日本侵略炮口，先對準那裏打，雖三尺孩童亦知道了。

又有人說：日本是在美國控制下，而中美又是友邦，美國是絕對不許她向中國侵略的。不知倘日本一旦羽毛豐滿後，即美國也控制不住她了。當我抗戰初期，日本轟炸中國之汽油與製造飛機之廠，不都是由美國供給嗎？誰料到日本以後竟拿去偷襲珍珠港呢？況國際關係，變化無常，以血濃於水之英美關係，加以戰後英國處處仰給美國，致在外交上成了美國尾巴，尚且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對立起來。如中國一味依賴美國，那麼，當中美親善時，美國因為控制日本使不侵略中國，反之，萬一中美交惡起來，美國不就指使日本來侵略中國嗎？總之，不幸日本人一旦翻身，無論是在美蘇戰爭情形下，由美國指使，使日兵開入我東北打先鋒也好，或完全擺脫美國控制，單獨對中國行動也好，甚或用任何藉口進來也好，總之，對於中國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美國世界彙報東京通訊員佛洛姆揭破日本對和會的陰謀，最後指出：「日本政府知道蘇聯與美國在對日和約問題上意見相左，所以他們向美國表示，願意擁護美國主張，而且日本領袖也表示，日本可能除蘇聯外，與西乞集團國家締結和約。但當美國單獨和她媾和後，她又可拉攏蘇聯，敲詐美國。」利用國際矛盾，以夷制夷，在日本外交史上，要的詭詐反覆的花樣，真是數不勝數了。不幸以無限制追求利潤為惟一目的的美國獨佔資本，又上了她的圈套。日本再起，因不敢反蘇，也不敢反美，縱上圈套，尚不至威脅美國生存。但是，我們中國呢？這就不能不希望曾領導中國艱苦抗戰八年之我政府，與吃過日本帝國主義千苦百難之我同胞，及早提高警惕性，來消除這顆遠東定時炸彈了！



南京政局索隱

本刊南京特約通訊

本社記者 · 冷漁 ·

南京連日傾注大雨，氣壓由高而低，真是「一雨成秋」的時光。秋天有肅殺之氣，政治的低氣壓，是格外陰沉而肅殺。記者因居低氣壓的斗室，陰雨綿綿令人苦惱，不覺舒紙將耳目所觸的事象，寫出報導本刊的讀者。

和 與 戰

在一週前，政治的重心移轉在結嶺，費雲裳舉高山，一時議論商討和談。尤其龍雲邵力子的登山，李副總統的南返，張治中的奉召，更使人相信結嶺之會要商談和平。司徒大使的匆忙，令人迷惑一和平的插曲，將主導着結嶺會。其實，「一和」像春風一樣的飄渺，它早已消失在低氣壓的秋天時光裏。聰明的讀者，你必須記取：秋高馬肥的肅殺，那裏有和平？秋天是沒有和平的。

龍雲邵力子登山，并未談什麼，一陣疾風驟雨，龍雲就打下來了。李副總統南返，實在是北平住不下去，非南回不可。張治中雖奉召亦未來，張羣志在訪日不在結嶺，或久還南京；這些「和平使者」的意旨，無遮掩的說明和平無望，下一步的棋局，仍是戰亂。

司徒比較希望和平，李宗仁張羣在北平確會

試探和平，他們都失望而返，啞口不談了。七月廿八日翁文灝發表文告，呼籲戡亂到底，完全說明戰爭是真實，和平是幻想。結嶺之會時，某公曾有這樣一句話：「今後誰言和平，搖動軍心，當不惜操刀一割。」尼尼「和平」是討人厭棄的。中央日報社論比較能反映最高當局態度，該報社論從未清露「和平」，近更力兵和論之無稽，和論乃「馬路政客殘餘保黨」玩弄的把戲；同時該報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匪諜」，力主「操刀一割」，並將囤積居奇的奸商與「匪諜」「職業學生」併列，建議政府速根拔除，充滿了火藥氣味，這又無遮掩的說明「戰」的趨勢比「和」的趨勢更明朗。

戰！戰！戰！一切的緊急措施都是為了戰。

經濟政治的亢進

為了配合戰，經濟上政治上乃至外交上，都必須亢進，藉以適應「總戰」。經濟上如何亢進？八月十九日蔣總統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行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這件事決定於結嶺，是政府主管幣制，發行金圓券的三大方案之一，最後由總統返京後採定的。此次緊急措施，事前編內閣的佈置相當嚴密，故未走風洩氣。有人說，這

次幣制改革是翁內閣對金圓財政的最後一張王牌，它不僅暫時拯救了法幣的崩潰，並且挽回了本年下半年度的財政預算（本年下半年六個月的預算，兩個月來完全用罄，何等危險）。有人說，這次幣制改革是以新的通貨膨脹來代替舊的通貨膨脹，幣制的危機比較難於挽回，暫時可以穩定罷了。真正的效用是穩定了翁內閣的命運，翁內閣四個月內的預算，任何龐大支出，都毫無問題，更何況又有美援！這次幣制改革，那毫無問題的接觸欠深入，翁文灝是要以這次的改革探求美國的反響，如果反響良好，說不定向有美援。翁內閣即要向美國表示「中國對於幣制的改革，幣制的穩定是有辦法的。」

政治上如何亢進呢？第一、是鎮壓下半年的學潮和工潮，八月十七日行政院以「緊急命令」的姿態，頒令各地嚴密取締潛伏的「匪諜」，凡有煽動學潮工潮者決依法懲處。此令頒佈後，京津漢的特別刑事法庭開始傳拘學生，這都是事前佈置好了的。不久上海也要開始捕人了，上海的黑名單已經發下，甚至若干反扶日的學者也在準備受拘的名單之內。第二、依法律，按憲法，十七日的政院命令是有問題的，當局為了鎮壓立法院反對派的顛蹶，多次召見孫科和張羣元，希望立法院九月一日復會予以延期，或者延至九月廿七日開會，以免發生麻煩。政界若干人對於立法院反對派的宣張氣微，很有些厭棄。當局對司徒說：「為了緊急措施，為了策應戡亂，若干措施的緊急性，是不容許立法院慢慢討論的。」孫科對這件事無話可說，他內心也同意鎮壓立法院，以免在緊急措施中發生意外。

外交上閃爍着黃金希望

外交上毫無聲光，美國最近的對華態度顯得非常惡劣。杜魯門對於中國官方若干人士親近杜魯門的言行，感到非常不滿，所以他遲不肯發給美援。陳立夫在美的活動，刺激杜魯門很大，民主黨認為這種暗送秋波的態度，簡直喪失了中國人的體面。不僅陳立夫如此，連張羣對於美國共和黨的即將上台也閃爍着黃金似的希望；張羣的訪日，便是爲了向共和黨的實力派播下希望的種子。

麥克阿瑟元帥出身於共和黨，同杜威的私誼很親切，他兩人一致主張「中日媾和說」，「共同防共」的。據說，南京政界在這件事很感興趣，

孤島濟南近事

(濟南通訊)

本社記者 丁 汀

近半年來，山東局勢，日漸惡化。從今年春天到現在，國軍在山東節節失利，淄（淄川）、博（博山）、昌（昌樂）、濰（濰縣），陷落於前；泰安兗州，失守於後。膠濟路全線不守；津浦路也被切得七零八落。現在國軍在山東控制的地區，只有濟南一個完整市，和幾個殘破不全的小據點。濟南市四週的廣大地區，全部淪陷，從濟南東望青島，南望徐州，都有千里之遙，交通全告斷絕，形同海洋中的孤島。近來共軍對濟南

假如中日媾和作成功，日本志願軍出現於東北和黃河，一股氣把共黨殺光，豈不多麼的美妙？張羣是否同若干頑固派有此同樣的想法，記者不得而知。不過，張羣夫婦攜帶「日本專家」邵毓麟的訪日，拜晤麥克阿瑟元帥，要說是「私人旅行」，在這國際風雲險惡中，幾爲不可想像的事。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外交上愈無聲光，政治上的亢進，愈易投入險境，未來的逆變實令人不敢想像。總之，南京政局的現狀，一切是爲了戡亂，爲了動員，爲了鎮壓；爾後的一切，將是不擇手段的幹，大幹而特幹，如果陳立夫歸國後，更有一番好看的戲——血淋淋的戲，出現於秋天。

(八月廿三日寄于南京)

又層層圍困，使這個孤島的局勢，越發顯得險惡了。

濟南企業公司的生意經

山東局勢惡化了，濟南隨着動盪飄搖。在動盪飄搖的險惡情勢之下，濟南市有許多人，都認爲濟南已經到了相當危險的程度，他們都紛紛的想離開這個「危險地區」，去另找「安全」的區域。這些想離開濟南的人，因爲陸路交通斷絕了，只有靠航空向外走。濟南的民航空運大隊和中

央，中國兩航空公司飛機班次太少，想走的人數太多了，一時運不出去，有勢的人，當然可以先走，有錢的人，就拿錢來買票。事實上這些想走的人，大都是些有錢有勢的，「錢」與「勢」的力量，雖然都很大，但是飛機太少了，任你的力量有多大，也是走不了的。

在許多人想走而走不了的情形之下，濟南市的濟魯企業公司，看出了這個發財的機會，設法向上海民航空運大隊，包下了多數的飛機，辦理濟青之間的客貨運輸。自七月二十四日開始，大量的運送。客票最初每人定爲七千六百八十萬，接着漲到了一億一千五百二十萬，不久又退爲原價，退回原價後只一天半的短暫時間，又增爲一億零七百五十萬。現在航空運費的價格，濟青客票爲三千二百萬，濟魯企業公司所定的票價，高出了數倍以上，當然可以大發其財。據說該公司每日從濟南運往青島的旅客，約在數百人至千人之數，以此計算，每日可以發財數百億至數千億之鉅了。濟魯企業的這個生意經，使許多人得到了便利，他自己也大發其財了，但是給予一般人民的，是些什麼呢？

專科學校要遷移

由於濟南局勢的險惡緊張，許多人面對着這個艱險的局勢，惶惶不安，有錢有勢的人，都逃走「飛」了，普通人民，只有艱苦支撐，雖然

有些人沉不住氣，但是無錢無力，走不起，也無處走。今天，動盪飄搖的濟南城中，有辦法的都走了；無辦法的平民百姓，都在安安靜靜的應付未來的災難。但是無錢無勢而又惶恐不安的，也大有人在，這些人主要的是各個專科學校的學生，他們和已經逃走的人們的「見解」，大致相同，都認為濟南已有相當的危險，也急急的想找「安全地區」的所在。早在二三月間，濟南齊魯大學（教會學校），就決定遷往蘭州，到現在已經遷的差不多了。六七月間，津浦路濟段被切斷，兗州失守後，濟南局勢日非，山東省立各專科學校，也就沉不住氣了。首先要求遷移的，是省立師範學院，他這一個遷移的要求，出乎意外的「批」而「准」之，叫他們遷往南京。師範學院的遷移要求批准之後，其他的省立農學院，工學院和醫專三個專科學校，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將來是否能以「批准」，還不敢斷定。

師範學院雖然核准遷移，但是這個遷移，太不簡單了，最大的困難，就是旅費無着。從濟南到南京，如果乘飛機繞道青島，再計過轉京，每人旅費最少也得兩三萬。學生中固然有些國家公子，但大多數都是些窮光蛋，叫他們拿出兩三萬的旅費，簡直是幾乎其難。雖然這樣難，但他們還是決定遷移，能「飛」的「飛」了，不能「飛」的，決定穿過千餘里的共軍佔領區，徒步赴徐

州。這樣的遷移，其用意何在，一般人都看不清楚，因為他們要遷移的最大原因，是認為濟南太危險，但是濟南將來是不是要失陷？是不是有危險？現在還不能斷定。就是將來真的失陷了，為學生的頂多當俘虜，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在濟南安心讀書，而願意先到共軍區域去當俘虜？這樣無意識的遷移，教育當局，又為什麼「批」而「准」之？

志壹麵粉公司大火

風雨飄搖動蕩不安的局勢，已經使人驚心動魄了，誰知在這種情勢之下，又時常發生些意外的不幸事件。近幾個月來，濟南的不幸事件，最大的就是三場大火。一兩個月以前，青光劇院正在放映電影之際，機器房忽然爆炸起火，全部焚燬，當時雖然傷亡的人數不多，但是在一般市民的心頭上，加上了一個恐懼。日前仁豐紗廠的棉花倉庫，不知怎的，也忽然起火焚燒，損失重大。這個火災，也震醒了整個的濟南市。經過兩場大火之後，一般人對「火」的可怕，已經驚恐不已了，誰知七月二十六日濟南最大的麵粉公司——惠豐麵粉公司，又突起大火，六層樓的建築物及全部機器，付之一炬！其損失之慘重，較以上兩次，還要超出百倍千倍以上。

在這三場大火中，一般人对青光劇院的焚燬，都認為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對仁豐與惠

豐的火災，都認為「應該燒」！因為這兩家工廠，大都是奸商與官僚的資本，是囤居奇操縱物價的集團，他們壓榨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叫他們得到一個焚燒的結果，可以算是「因果報應」，真是大快人心！

這幾次大火的起火原因，都不明瞭，這是值得研究的一點。三場大火，雖然對人民都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但一般人都認為治安當局對起火的原因，確有澈底查究的必要。因為這三場大火的起火地點，一處是大眾的娛樂場所，兩處是濟南市數一數二的大工廠，在這些重要的地方起大火，當然要注意他的原因，不然的話，將來更重要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起火？是誰也不敢保證的。

新聞記者與秘書主任的糾紛

當七月二十六日中午，惠豐大火正在燃燒之際，火場周圍，軍警密佈，山東省田賦糧食管理處秘書主任張曦與其勤務，亦通過軍警的戒嚴線，與警戒士兵，發生口角。適於此時，魯報社記者王靜之前往火場採訪新聞，該記者為明瞭事實真相，前往詢問，因彼此言語衝撞，遂起吵鬧。經打罵後張曦令其勤務蔣王靜之之證章採訪證據去，經軍警與路人之調解，風波暫息。不久王靜之又聯合在惠豐火場的許多記者，到張曦的住所去質問，糾紛再起。這件事情，惹起全濟南市新

軍事的警報

(廣州通訊)

★★★

本社記者 巨吼

開界的公函。於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天，濟南各報對張駿大加攻擊，並開會商討辦法，結果提出四項條件：(一)省田賦處對張駿應予嚴厲處分。(二)省田賦處應重罰記者登報道歉。(三)主管機關應派員慰問記者王靜之。(四)保證今後不再有何種事件發生。這四項條件提出之後，七月二十八日省府新聞處處長許元登，出面調解，表示所提四項條件，均可接受。至此，這一個新聞記者與處長主任的糾紛，始告解決。

濟南的新聞界，據一般人說：向來是「敢言直陳」，「主持正義」的，這一些都有事實，例如：對於仁豐紗廠經理馬伯聲的媚敵和接收食污；老慶和金店經理于松年的漢奸敵特；和藝專校長張紹華的冒犯了大同社等案件，在各報上，都曾大字刊登過，直到得到了「正義」的結果，才算完了。這一次與張駿的糾紛，據說也是為的「正義」。

山東的局面，還未好轉；濟南仍然在動盪飄搖中。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斷的發生了些令人煩惱的事情。人民的苦難，無人過問，今天，濟南的人民，實在不願再接觸些煩惱的事情了，人人都在希望着局勢好轉，希望有人來解除他們的災難和痛苦，但是這些希望，有誰能叫他變成事實呢？

七月三十日、濟南

在內戰烽火遍野中，廣東算得上是一個比較安定的省份，然而共軍本月十日夜襲湛江市(即前廣州灣)，十五日夜襲沙魚涌事件一連發生後，粵省就開始了軍事警報，儘管官方一再宣稱這兩次共軍襲擊，僅是土匪性質的劫掠，無關重要，但從T.V.的調兵遣將和緊張情緒來說，確是使人不能不意味到「嚴重性」的存在。當湛江市被襲消息傳到後，緩者立即召集了各軍事首長，開緊急會議商討「善後措施」。於是有了感於粵桂南邊區清剿指揮部「觀長莫及」，遂立即成立了第十清剿區司令部，由張君嵩接任司令，管轄；廉江、河康、徐聞、遂溪四縣，及湛江市，司令部設湛江市內，除當地團隊外，並首先在穗撥編一個獨立營歸該清剿區直接指揮。沙魚涌事件發生後，又立即在深圳設立東江兩岸剿匪指揮部，由第四清剿區司令張克瑛任正指揮官，一五四旅副旅長曾傳担任副指揮官，從廣州調去一五四旅主力，集中於廣九線南段佈防。

共軍一向目廣東為「游擊區」，因此一向都沒有有一個具有規模，而有系統的武裝組織來領導

軍事行動，散處各地中共武裝行動，都是「各自為政」，番號各異。構成今日廣東中共武裝集團份子，可分為兩種，一是由中共中央人員指揮的「土共」，一是李濟派的「民主聯軍」，前者則政治訓練較好，實力較大，馮白駒的琼崖滅隊，鄭坤廉，溫偉華的粵桂邊區人民解放軍，曾生，王作堯的中共惠東實人民護鄉團等都是屬於這一類；「民主聯軍」的主要基幹，為李濟派領導下退伍軍人集團，多少有點「不逞之徒」氣氛，因此政治訓練是比較落後，而戰鬥力也不強。由於組織的分歧關係，因此年來共軍，除了在地方上小規模擾亂外，都沒有多大作為，但共軍的一貫戰略為「以戰養戰」。儘管T.V.宋，曾拍胸脯對省參議員保證三個月把治安弄好，但官方的公佈「奸匪」數字卻是日增無已。

黃鎮球是今日廣東軍事最高決策人，在名義上他雖是設署副主任，兼警保處長，但T.V.宋畢竟是對軍事是外行，因此由這位武漢時代蛻變的中央新系人物黃鎮球，就這樣地通過警保處來指揮着全省十個清剿區，及三個邊區清剿指揮總部。

，而又以綏署副主任名義，調撥第四地區海軍艦隊，與華南地區空軍，成爲一個全省的海陸空實際統帥。廣東的政府軍軍實力，是以保安團及各縣自衛大隊爲骨幹，中央軍只有一個一五四旅駐於廣州及廣九沿線，駐於虎門與海南兩要寨的粵軍部隊，照警備處公佈保安團現有實力爲：十個保安總隊（每總隊一千八百人），五個保安團（依照國軍編制），並在訓練中有十個獨立營。如果再加上各縣自衛大隊，實力本來是算得上雄厚，但T.V宋是講究科學與效率的，於是就來了一個海陸空軍制計劃，除了保安團一律美式裝備外，並飭令各縣擬建小型飛機場，大地美式登陸艦已改裝爲內河巡河炮艦，由省政府直接在港與外商定購軍火二百噸亦已到達，同時感傳着在台調訓練成熟的新軍，也將由孫立人率領來穗，今年粵省下半年預算，是保安費佔第一位達八千餘億元。看樣子，也許這就是黃鐵球所說：「三個月後見效，六個月內有辦法」的「辦法」！

正當T.V宋的海陸空制「王牌」攤開時，共軍在南路襲擊湛江市，在東江襲擊沙魚涌，同時馮白駒在瓊崖組織「海南民主政府」，廖承志在東江河源與雲全兩縣交界兩坑，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並組織「廣東省政府」，自兼主席。提起廖承志每一個人人都知道是廖仲凱之子，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應爲中共駐香港代表，及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在曲江被捕，因「政協」決議而釋放。當前年軍調小組到廣東時他是中共代表，他固然是中共中央系人物，而他透過何香凝（他母親）與李濟深的關係，與民主聯軍也搞得很密切。顯然地廣東的共軍，以月來數次行動來說，已有了「系統化」的端倪，今後共軍在廣東軍事行動的演變，將決於這領導系統的組織是否健全。

半年來粵省當局，是把「共軍」低估，忽略了共軍的「以戰養戰」計劃，把幾個月的光陰都放在「部署」工作上，讓共軍有一個很好機會培養實力，雖是今日政府在廣東方面，是依然處於一個「優勢」地位，但共軍方面，也決不是像T.V宋所說三個月後可弄好的「治安」問題那樣淪弱與簡單！

軍事的形勢，往往受政治與經濟的環境而轉變。「政協」決裂後直至今日，「國」「共」兩方軍事形勢的消長，已給我們一個很好說明。且看今日T.V宋的海陸空制計劃如何來施行。假若再讓廖承志的共方「廣東省政府」，再繼續發展下去，「國」「共」雙方在廣東的形勢，必將有一番新轉變。

本刊啓事（一）

本刊自徵稿啟事披露以還，承各地青年作家紛紛惠稿或賜予通訊，或寄以殷望，本刊同人莫不感奮。惟限於篇幅及性質，遺珠難免。除函復申謝外，謹此誌歎。

本刊啓事（二）

本刊籌備地址上海北京西路聯珠里十三號，現已遷移，嗣後讀者賜函及惠稿，統希寄至上海（5）吳淞路三三二弄二十三號與論半月刊社為荷。



蛇型舞 (Serpentine Dance) 及其創造者

徐 訥

在羅依麗愛 Lola Fuller 一百
 年以前，哥德曾經講到在意大利下
 薩塔 (Cusarta) 英國大使館裏，
 「一個年宵的美國女子，舞止動作
 非常高貴美麗，」這就是指漢彌爾
 登夫人說的。她憑一時的練習，拿
 兩塊異色的絹在舞時揮舞着，她
 叫漢彌爾登爵士拿輝煌的蠟燭在可
 以照透她舞巾的方向上照她。漢彌
 爾登夫人並沒有更遠的去追求，實
 際上，當時電燈沒有發明，如果她
 有那企圖，恐怕也是徒然。這是一
 件偶然的事件，而一百年以後的羅
 依麗愛也不見得她到過這件事。因
 為她創造蛇形舞 (Serpentine
 Dance) 是非常自發的。

羅依麗愛是一個美國的孩子，
 生於芝加哥，傳說她在會集上對觀
 衆第一個行禮，是在兩歲的時候。
 十一歲，她的短小的禁酒演講辭哄
 動了伊利諾 (Illinois) 全洲，大
 家譽爲西方禁酒的神童。她唯一的

舞蹈訓練，是她一個朋友教她一些
 上風舞的步子，但她由此變演出許
 多自己的花樣，使她的朋友不能再
 教她。在芝加哥有一個音樂教授願
 意免費教她兩年。羅依麗愛有過人
 的記憶力，肯專心於一切工作上的
 細節，無論大小的事情交她，她都
 願担任；所以她很早就獲得了很普
 遍的榮譽。她先是隨旅行劇團旅行
 演喜劇也演悲劇。接着到紐約演
 戲，週薪七十五元，於是又赴英倫
 演劇，但不久她就又回到紐約，在
 哈倫歌劇院 (HARLEN OPERA
 HOUSE) 參演 Quack M. D. 的
 就是排演 Quack M. D. 的

時候，有一個她在倫敦認識的印度
 軍官送了她一件禮物，這禮物竟改
 變她一生的事業。
 這禮物裝在一隻匣子裏，在有一
 一天早晨送到羅依麗愛所住的旅館
 來，她打開一看，是一件白絲印度
 「沙禮」(印度女子的長衣)。這

絲非常精美，揉小了從指環穿過
 去也可以不皺似的，她對它不知如
 何處置才好。這種好的質料剪改做
 衣服未免太糟這東西，所以她就很
 寬鬆的披在身上，用帶子束束在腰
 上。那時她站在窗前的一個鏡子前
 遊戲地揮着這絲綢輕飄的指履。
 那時陽光從窗口進來，透過那輕紗
 映耀出變幻的閃光。在他揮動那輕
 紗之時，陽光在飄渺的指履中舞出
 難以形容的奧妙。這使她站在鏡前
 好幾個鐘頭，驚訝不置。於是她試
 作幾種的姿態與動作，都產生了美
 麗的效果。突然，當她凝視着輕紗
 在陽光中浮動時，與聽到一曲遠處
 傳來的神韻的樂曲，於是她就隨着
 這音樂的節拍與旋律，在房上跳起
 舞來。揮動着輕飄的絲綢。……

蛇型舞就在這一瞬間產生了。
 羅依麗愛就開始繼續研究發展了
 新妙的效果，她開始發現緩慢的滑
 步最合宜於衣裙在空氣中迴旋盤繞

升降起落的變幻。
 羅依麗愛也許是一個天才，但
 配合這天才的發展，還是有些條件，
 而這條件竟爲羅依麗愛而完備。在
 她之前，作爲舞台燈光用的，還是
 賴於煤氣燈。這時候才開始把電燈
 作爲舞台燈光之用。她馬上看到這
 新科學的燈光之可能，她獲到幾
 個朋友的協助，發現了用強光的反
 射法以收陽光對射的效果。接着就
 實驗出各種變幻的顏色，用不同的
 紅，綠，紫，黃，藍以改變白色的
 電光，於是混合這些顏色，獲得了
 虹彩似的色澤豐富的變幻。在這樣
 顏色之中，輕飄的絲綢就會給人一
 種新鮮煥發奇美的印象。正當舞台
 燈光效果尚毫無研究之時，像羅依
 麗愛這樣發揮顏色，自然一時就驚
 動了舞台與社會。

她在美國各地表演她的新派舞
 蹈與燈光，獲得了盛譽。但她引起
 藝術意義的欣賞，是在她到了歐洲
 以後。她先到德國，再到法國，在

Folies Berger 演出，全巴黎的人士為之瘋狂，偉大樹根絲綢，一碼碼的在她手上的棒上懸掛，堆積，舞動，變幻，五彩的虹光從各個角度點化，使她的舞蹈成了眩目的奇觀。Folies Berger 的經理竟以兩百鎊週遊來同她訂三年合同。後來要回美國，她被熱烈地護送到紐約的馬魯聖魯的戲院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去演出。

那時假，小仲馬還未停止寫作，對她的演出大為讚頌，彫刻家羅丹為其美舞所折服，天文學家法朗瑪龍 Flammarion 被她的光色所炫惑，使他想到光彩燦爛的天空，名劇家沙拉，塞哈德 (Sara Bernhardt) 羅馬尼亞瑪麗皇后及其子卡羅兒王子等都成了她的朋友。大文豪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對她有驚人的推崇，他形容她的才能這樣寫：

「……喚起了希臘音樂的遺忘的韻律，奢侈而神祕，解釋了自然的現象與生命的變形。」
法朗士曾經會見這個天才，他寫他所得的印象說：

「身體纖小，藍色的眼睛如一泓清水反映灰色的天空。突然有安詳的笑容，頗見甜美。我聽到她談

話，她說法文的困難反增加了她豪情的情風趣，但並沒有減少她的活潑。詞句的選機使她保留了極少的寶貴，在每個時間要創作的必要的表情，當她發言時，她設計了語言的奇怪的形式。為幫助這個，她並不用手勢與動作，她只用她清淨的視線，她視線變化着如人們在美麗路上走到的風景。而其談話的本質，忽微笑忽莊靜，而總是驚人的。這個天才的藝術家是一個令人深刻的眩人的女人，她知道如何去發現在表面上不重要的事物中深遂的意義。」

但當時嚴格的舞蹈欣賞家，對於羅依霞愛的演出有嘲笑輕視的批評，但是事實上我們要知道舞蹈的堅持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尤其要顧到腳燈另一方面的觀點；而當舞者控制龐大的綢匹衣裙，呈現莊嚴美羅雅緻的觀景，當然更不能輕視。其次兩臂的負擔是很嚴重的，而揮舞時要不得損壞糾纏一起，使整個的綢匹同時浮動，尤其是不易的技巧。

嚴格的说起來，蛇型舞只是裙幅舞的一種，自從羅依霞愛成功以後，舞蹈裙幅衣裙變化無盡，不僅限於各種色澤的調和，而且產生了

希奇古怪的花朵花邊以及野蠻的原始圖案。在羅依霞愛有名的舞蹈中有蝶舞，那裏她穿一件黃色長袍，有虹舞，有花舞，有蝴蝶舞，有晚安舞，有鏡舞，在鏡舞裏因鏡子反射，有八個羅依霞愛同時跳舞，整個的舞台浴於五彩燦爛的光潮中，尤驚了雲氣瀾漫的衣袍。但是蛇型舞最初成功的作用乃是「火舞」。

「火舞」的起源，乃因羅依霞愛的「太陽的禮拜」一舞，這是由落日的感應而來，在上演時，當落日的光芒從沙羅門廟塔頂尖滑下來，巴黎的觀衆因只見到火一般的光芒在歌蹈者飛躍，大叫「火舞」，因此羅依霞愛看到這新觀念的可能性而決定創造出真正的「火舞」，獻給觀衆。

從舞蹈的眼光看起來，蛇型舞既無傳統的舞法，手勢，動作，一點不能用傳統的舞蹈批評觀來批評。舞者四肢的動作只在管制揮舞龐大的綢幅，這等於舞者的要刀或要火棒一樣，不是崇高的藝術，羅依霞愛的偉大神就在於她創造的才能。而她在舞台中神妙處，完全是舞台後的工作，整個發光的機構倒是最應當受觀衆家聲的。如果從理論

上檢討蛇型舞，我們不得不注意到燈光與機械。

這樣說，雖然使我們覺得羅依霞愛與此是舞蹈家，不如說她是舞台發光的專家，但她有超絕的藝術天才則是毫無問題的。她對色澤的敏感與愛好，到了動感情的階段。每種顏色對她有不同的影響，她不能在黃光中與在藍光中跳同樣的舞。在她水迷舞中，當她裙幅像一個奇怪的夢裏開出的大花朵般的浮到舞台，在她的玫瑰舞中，當地她蓋着粉紅色花瓣沉下來時，使我不得不承認，在感覺主義以外，她還是具有藝術的本質的。

我們在鄧肯 (Isadora Duncan) 在自傳裏，看到她對光愛有親切的印象與無上的推崇。

介紹羅依霞愛給鄧肯的是凱奴夫人，她告訴鄧肯說羅依霞愛不但是個藝術家，而同時是一個純潔的女孩子，在她的名字上件來沒有染到過污點。於是有一天凱奴夫人帶羅愛到鄧肯那裏去，她們談得很快，羅愛就告她第二天要去柏林，勸她也到那面去做她所經理的戲行 (Sida Yaeo) 藝術團體的遊行 (本文下接第四面)

徵稿簡約

(一) 本刊歡迎代表人民廣大呼聲，反映人民之生活與要求的作品，並歡迎學術的論著與對近代思潮之介紹評價以及批判等的文字。

(二)

本刊的主要內容如次：

1. 國內外時事之報導分析批評和建議
2. 現代思潮的介紹研究評述和批判
3. 介紹對現政局上具有決定性意義之人物

4. 各地重要通信(着重社會現象)

(三)

5. 讀者之聲

(四)

來稿除學術論著及特約之撰述外以不起過伍千字為原則

(五)

來稿請用真名，並於稿末註明學歷，現職職務，以及詳細地址，以便介紹及通信。如必須著用筆名時，自當遵從作者意見，但仍請以真名見告，本刊當負責保守秘密。

(六)

來稿一經採用，當從豐致酬。
來稿請寄上海(5)吳淞路三三二弄二十三號輿論半月刊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輿論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創刊號)

發行人兼編者 余宗范

出版者 輿論半月刊社

上海(5)吳淞路三三二弄二十三號
電話：四六五五〇

總經售處 大家出版社

上海(23)長寧路七二弄四十四號
電話：二一〇九三

本刊訂閱價目表

(直接定戶以八折優待)

期數	訂閱費	郵費
三個月	金圓九角	郵資另加
六個月	金圓一元八角	郵資另加
全年	金圓三元六角	郵資另加

本期實售金圓一角五分。